

第一部

追根究底——得到的啓示

這是則我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至今或永遠將難於獲得合理和科學性的解釋。這個故事描述着我如何會成為沙地亞賽峇峇的信徒，以及為何信服祂是神的使者或是神的化身。

我很久以前便聽說過賽峇峇這個名稱了，但我總不肯相信祂的力量，只相信祂是位很好和神聖的人，指引他人向善，但卻難於相信祂的一切奇蹟。如揮手之間便能現出一些護身符和佛粉，此外，縱使祂不在，也能從祂畫像上現出佛粉。有些時候，我在親友（他們都是賽峇峇信徒）中拿賽峇峇的這些神奇力量來開玩笑。我從掛在牆壁上的鏡框上抹了把灰塵，然後便指着說是佛粉。這是其他不信者的笑料。「哈哈！越多灰塵就越多佛粉。」

錫蘭的白基亞拉沙是我的朋友，他是掌紋學家，也是賽峇峇的信徒，寄宿在加拿卡勒南（在我的對面）的家裡數天時，我們每日下午的談話都因賽峇峇的力量而爭到面紅耳赤。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這天也許是個很有意義的日子，當我的太太仙蒂和我以及西瓦拿耶甘夫人拜訪一位自稱是得列神賦予資稟而成名的算命家——拉瑪拿登夫人，她可以在一瞥之下便告訴你的所有命運。她也是賽峇峇的信徒，起初我對她很懷疑，後來，的確被她的能力所折服。

談到最後的時候，我問拉瑪夫人：「你知我對賽峇峇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問題使她感到很突然，她答道：「我怎麼知道？」我堅持且帶批評的口氣說：「假如妳是賽峇峇的信徒，而且能夠靠神來替人批命，你必然能夠給我一個答覆。」

她看了我一會說：「你像我一樣！在你相信賽峇峇之前，必須要祂來向你証明。」我認為這正是我的感覺。然後，我把這件事拋到腦後，不當它是個有意義的事情。

六月五日星期六也許是另一個有意義的日子，當白基亞拉沙先生看過我的掌紋後，建議我每逢星期二那天禁食或吃齋以避開小人。這對我來說是很難辦到的，因為我有胃病，不能禁食一天；星期一和星期五已經是我例常吃齋的日子，我並不準備多一天吃齋。還好，他說我的太太可以代我禁食或吃齋，我一樣可以受惠。

以上那些沒有關係而且像是特別的事情却為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星期二的怪事鋪上了台階。

在當日上午又發生了一連串沒有連接性和無意義的事情，但只要細心反省便能事成連貫有意思的事情。

那天早上，我的太太吩咐廚師她要吃齋，這使到廚師非常吃驚，並向我的母親投訴。在中餐的時候，我見到了太太的齋餐，我作了個會心的微笑。

在下午時分，太太向母親討佛珠和佛經等。母親也給了她一些「佛粉」並教她唸了一遍佛經。母親也提議丈夫和妻子必須要在一起。仙蒂知道我不喜歡這些禮拜儀式的，表示我定不會答應坐在掛有神像的神龕前聆聽佛經的。（事後我得知有這麼回事）。

六月八日晚上八時半左右，我踱過馬路到白基亞拉沙家裡去。當我踏入客廳時便見到一本賽峇峇的書。這最後一件事的發生便是我的感情、精神和智慧被「炸開」的開始，並在我的良心上永遠留下抹不掉的痕跡。

翻開了那本書，我見到一張「老人」的照片。在我的詢問下，加拿卡勒南夫人便告訴我那是前一世的賽峇峇——施里第賽峇峇，這種事情使我感到很有趣，我想：「嘩，這種事已由壞變得更壞。」白基亞拉沙先生進來時，便針對賽峇峇和祂的「神力」展開爭論。

我質問賽峇峇的力量：「祂為什麼不將烏干達的阿明總統變成一個好人？當然，賽峇峇的優點會感染着阿明總統的。在賽峇峇的故事中提及，賽峇峇只要走入水中，洪水便會撤退……也許祂是往高處走去？故事也說祂能在揮手間現出護身符和佛粉，當然這和魔術師的手法一樣的……祂爲了做善事而現出這些東西是合理的，但不要對我說祂能「製造」這些贈品。」……就這樣，我白基亞拉沙先生便爭論起來，而加拿卡勒南夫人則頻頻爲賽峇峇辯護。在場目睹這項辯論的有仙蒂和加尼沙靈甘（甘尼）加拿卡勒南的兒子。

當我們在爭論，有關賽峇峇的顯聖時，賜予一些馬來西亞人恩澤的例子便先後舉了出來。其中一個例子是我自己的姨媽——蘭奇利亞（是齊利亞律師的姐妹）。她是賽峇峇的信徒，曾於最近到過印度，並且很幸運地能夠親自見到賽峇峇。她告訴我，她親眼見賽峇峇如何轉動手掌時現出一枚銀色，且鑲有祂照片在裡邊的墜子給她，她現在還保存着這枚墜子，而且非常珍惜它。我覺得非常好笑，也就以本地電視節目中的魔術表演來做比例，魔術師能在空中揮動透明布取出香烟。我對自己說，假如我遇到賽峇峇時，我當然會很謙恭地接受祂所「現出」的東西（既然祂是宗教士，一心向善，對祂謙恭致敬是應該的），但我決不會認爲是祂製造出來的而加以珍視。

激辯至中途時，我問白基亞拉沙：「你們在聚誦會中，爲賽峇峇唱些什麼樣的歌曲？」他急忙起身給我取了一本聚誦歌譜，我翻開來看了之後，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所有的歌詞盡是峇峇或賽峇峇的名字，之間還參插着其他印度神，如西華、克里斯拿和喇嘛等等的名字。我心想：「簡直是荒唐，撇下這個不談，若叫我爲一個活生生的人而唱經歌，我絕對辦不到」。儘管如此，我抑制自己不要因歌曲之事而給予他們太過難堪，以免破壞他們的虔誠的信仰。

晚上十點的時候，辯論已逐漸轉淡，白基亞拉沙像作結論似的說：「不管怎樣，我將於星期四到你家裡去，同時給你一張賽峇峇的畫像，你只需給我一元，因爲有價值的東西是不能免費相送的。如果在普通的情形下，以我的人格，即使是一朵花，我也會接受的，而我當時的回答至今仍使我感到內疚。我的回答是：「我不需要它，請你給我的姐妹或是其他相信賽峇峇的人！我並沒有向你討，爲什麼要給我？」

我的回答使白基亞拉沙感到驚奇，因爲賽峇峇的畫像是受到許多人所追求，而我却是第一個人給予拒絕。

在這個時候，加拿卡勒南夫人也注意到這種尷尬的情形，向我解釋她獲得賽峇峇畫像的經過。前些時候，新拿杜來叔叔給了她一張賽峇峇的畫像（仍在神龕裡），賽峇峇好像在說話，手擺了個很特殊的姿勢，不像是在給人祝福。她說，她時常問自己或是問賽峇峇：「峇峇，爲什麼你將手擺成這樣？爲何不擺成祝福的模樣？……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我突然說：「不要跟我說賽峇峇畫像中的手勢已變成了祝福的姿態……假如真會這樣，我才

會相信賽峇峇的本事！」

我知道並沒有這回事。當白基亞拉沙來吉隆坡時，他給了加拿卡勒南夫人一幅畫——這正是她所要的——賽峇峇，祂半躺着身體，祂的右手擺出真正的祝福手勢。

我說：「讓我去看這幅奇妙的畫像！」於是便跑利龕室裡。正走着，我突然想到：「峇峇，假如你真的那麼偉大，讓我親眼見到你原來的那張畫像回轉手勢成祝福的形狀……那我就會相信你！」

到達了龕室，開亮了電燈後，我詫異了好一會兒——因為我並沒見到一張賽峇峇的相片——甚至在門後。我心裡在滴估：「峇峇……難道你真的很生氣我，而將相片隱去？」其實，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在我回轉身子上較低的架上時，終於發現那兩張賽峇峇的相片，被那較高架子的影子撫蓋了半身。我見到了那兩張相片，其中一張較大也較新的相片，賽峇峇的前額點上了朱砂（所有其他神的相片都是一樣的）。在鏡框的玻璃上蓋着一層佛粉，但我認為這是加拿卡勒南夫撒上去的。

我蘸了一些佛粉，點在我的前額上，在較高的格子上還有一罐佛粉呢。我恭敬地向神像拜了一拜，然後轉身離開。

回到了客廳，心想這次可以拖加拿卡勒南夫人的腳了，我說：「嗨！你們知道嗎？賽峇峇的相片上蓋着一層佛粉呢！」她的回答却使我感到很驚奇：「看這傢伙，又來向我們開玩笑，如果他不是騙我們便是自己倒了些佛粉在相片上！」我即刻否認說：「我以為是妳放的！」這一下，大家都感到非常驚訝，我們一起跑到龕室裡。

白基亞拉沙一見到相片便輕呼一聲：「峇加溫！」恭恭敬敬地碰觸着相片，並把佛粉點在前額上。由於影子的撫擋，我們點燃了一根大柴，以便能夠把相片上的佛粉照得更清晰，一層粉末掩蓋了整個相片——鏡框上也有粉末——中間則匯集了堆粉末，並且一條條的粉線往下垂，好像是「倒流的眼淚」。

加拿卡勒南目睹這種情形，便跪在地上祈禱。這時，甘尼却說：「我想這是甘南安來做的手腳，他將佛粉放在相片上……你們看，他在微笑呢！」（印度人和錫蘭人很愛給他們的孩子取花名的。我的真名是捷卡堤申，意思是「世界上的神」。這還不夠，我的花名是「甘南」——這是克里斯拿神的另一個名稱。甘尼在後面加多一句「安來」，他是稱呼我為甘南兄。）

對於這種情形，我還是不很認真地說：「不要猜疑這是誰做的手腳，至少這是賜福的一種好徵兆。」

加拿卡勒南夫人站起來說，她並不稀罕這種冒充的徵兆。她說：「甘南和他的行為……他可能會這樣做……但是……我不相信他敢在神前胡為！」

白基亞拉沙惶惶的說：「甘南，難道真的是你的傑作？……假如是的話，你可要當心。」

聽了這話，我再次點燃一根火柴，叫他仔細看清楚，並且帶着開玩笑的口氣說：「你以前看過這種顯跡麼？……這是否像賽峇峇的顯跡？」

「是。」他回答道：「這正是賽峇峇特有的顯跡。」

在那個時候，仙蒂（Shanti）（她不相信那是我做的）從罐中取出一些佛粉撒在賽峇

容的另一張相片上，很顯然的，粉末聚在中央，其餘的都滑落在架上。完全不像先前那張一樣。我也發覺罐中佛粉的顏色較為深色，但相片上的粉末却是那麼的清潔，而且顏色也比較淺。

我離開了龕室，回到客廳裡，白基亞拉沙跟着出來，悄悄問我：「你弄的，是麼？」語調中充滿了信心。

我向他攤手說：「白基亞拉沙先生，你是賽容容的信徒，也是一名掌紋家……請看我的手掌，然後告訴我是否有做過那種事？」

他回答道：「你的掌紋當然不會顯示出來……但我聽說過你的其他行爲……你可能會做出那種事來的。」

我聽了這個回答後，禁不住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大聲地笑了起來。過後，我便靜了下來，這好像是實如其來的沉靜。這時，一種不祥的脆弱感開始降落在我身上，即使坐在椅子上，我的四肢却感到越來越乏力。

加拿卡勒南夫也從龕室裡出來了，神情顯得非常嚴肅——她告訴我說，她的丈夫住在醫院裡接受痔瘡手術，她爲他担心了足足一個禮拜。醫生起初懷疑那不只是痔瘡那麼簡單，也許是癌症，直到當日下午才獲得証實是痔瘡，而且已準備於次日施手術，這手術將不會有危險的。她每日都落力的祈禱，因此她不需要一個假冒的「奇蹟」。

到了這個地步，我覺得玩笑已鬧得太大……其實賽容容已將形勢扭轉過來，這個玩笑使我感到很難堪……因爲每個人都認定是我做的，但只有我自己明白我並沒有做過那回事，更沒有其他辦法使他們相信那確是賽容容的顯靈。

我叫加拿卡勒南夫再次到龕室裡（所有的人都跟隨而來），並且嗽洗我的口（因爲還有晚餐時留下的味道）。在龕室裡，我將一些佛粉點在加拿卡勒南夫人的前額上說：「我沒有做過那事……它原本是在鏡面上的。」我把更多的佛粉放在我的前額上，然後第一次舉起雙手向賽容容懇求。

這件事使我心中像岩漿在潛伏已久的火山中翻滾上升，我回到客廳，癱瘓似的躺在椅子上——不要說開玩笑，就連說話也沒有心情了。

甘尼撥電話給西華杜來叔叔，他們一家人於數分鐘後抵達，仙蒂走回家將此事告訴我的母親，全部人一起到龕室裡，分別觀看該相片，同時把相片上的佛粉抹在前額。

西華杜來從龕室裡出來，他的整隻手掌都是純白色的粉末——他曾經用手掌將鏡面上的佛粉揩抹乾淨。他指責說：「甘南，有時在我祈禱後和在罐中取過佛粉後，我會把手中剩下的佛粉吹掉……也許，這事可能是這樣的……。」

雖然，該顯靈對我是那麼的清楚，但其他人却不相信，我覺得有必要解開這個疑團。我再次轉進龕室中，用手指塗擦其他相片的鏡框，然後叫西華杜來用手掌塗擦任何一張相片。他跟着照做，結果他的手掌被灰塵染得黑黑的。毫無疑問，這種現象的確是難於獲得合理的解答。

大約在晚上十一時半，我們都分別回家去了。我坐在電視前，但不能抑製我心裡翻滾的情緒。我的母親發現我不舒服，便叫我到她的房間裡祈禱一陣。起先，我很不同意……但過了一會，我實在不能忍耐像岩漿上升的情緒，靜靜地到房裡，坐在一群真正的神像之前。在這些神像之中有一張是含笑着的賽容容相片，我看着祂那含笑的容顏，覺得祂像是質問我在

數小時前爲何不相信祂。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心裡的火山已開始爆發，視線也開始模糊了，頭腦也開始輕哼着一首歌。我急忙取過鉛筆和紙，迅速地將歌詞記錄下來，好像是非這樣而不能抑制我那激昂的情緒。

正當我寫着那首歌時，仙蒂走進來，靜靜地坐在我身邊（起先她已上了樓的）。我的母親在較早時曾叫我們夫婦倆坐在神前祈禱，因此，在六月八日結束之前，我們便巧合地如願以償。

我喚母親進房來，並要求她把我塗下的歌詞用正統的淡米爾文寫下來。然後才向她道聲晚安才回房睡覺。當時已是午夜十二時了，但我還是輾轉床上，不能入寐，乃索興坐起來，扭亮床頭燈，輕輕地唱着我剛才所寫的那首歌。我重複地唱着那首歌，想藉以尋找平靜心裡怪異的感觸，直到凌晨三時，我才疲倦到沉沉入睡。

翌晨六時半我便起床了，天際已現了曙光，昨晚的事情尤歷歷在眼前，彷彿是一場春夢，但我很清楚，那並不是夢，也不是幻象，那是其他人與親眼見到的真實事情。

我撥了個電話給加拿卡勒南夫人，將事情告訴她我要到她的龕室裡祈禱，並且要求白基亞拉沙和我們在一起。由於當日為加拿卡勒南先生開刀的日子，我將剛寫好的那首賽峇峇的歌曲送給加拿卡勒南，也許這將會減輕他開刀時之痛苦。

早上七時，我和太太，孩子以及甘尼便開始在龕室祈禱。我唱着那首歌，同時注視着賽峇峇含笑的容顏。在我的眼中，那笑好像是會轉變……彷彿在嘲笑我不相信祂。我的喉嚨阻塞了，眼中也蓋着淚水，咀唇一陣顫動，但卻發不出聲音，唱了頭一段後便停止了，不能繼續地唱下去。……極力控制了激動的情緒，我繼續唱下去，可是到了最後一段時，我終於崩潰了……當時，我並不清楚周遭的情形，甘尼却告訴我，加拿卡勒南夫人及白基亞拉沙也在場，而且都陪着我淚眼模糊。

我將這首歌分給加拿卡勒南夫人和白基亞拉沙。回到家裡時，我並沒有吃草的胃口，而且連已煎好的雞蛋都不想吃，便駕車上班了，當時，我的頭腦還在旋轉。

到達了辦公室後，開始要作一個重要的決擇，我是否要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我已經選擇了一條路，而我也必須要繼續往前走。我一向來都是位「愛神者」不是位「懼神者」。在我的兒子出世後，我寫了數首經歌以滿足我自己，滿足我的宗教激動，也否定了任何形式上的祈禱。我時常強調，最終的神廟或是神都是在我們心中的。我也很明白，賽峇峇所需要的是要我了解祂是神的使者。

大約在早上十一時，我再也不能忍受，下樓吃了些羊肉麵餅，中餐的時候又吃了些雞肉（這是我第一次逼着自己吃這些劣等的食物）。這樣總算把情緒平靜下來。

六月十日星期四，我準備在加拿卡勒南夫人家裡的祈禱會上接受白基亞拉沙所要贈送我的相片，出乎意料之外，我的其他親戚都陪着我一起祈禱，只有我母親和妹妹沒有和我們在一起，在這個時候，我已經「悟出」了另外兩首歌，即六月八日午夜十二時和六月十日早上八時半（四十八小時之內），共三首歌曲從情緒中的烘爐給煉了出來，每一首歌都在沖淡我的熱烈的感情，至第三首歌曲時已像是首催眠曲一般，這種「情感的沖淡程序」使我感到高興，否則我將不能在興之所至時唱完第一首歌，因為我很難把持我那熱烈的感情。白基亞拉沙把那張照片給了我，我也毫不客氣地將之收下。

（在此，我認爲這件至少令我感到奇怪的事應該稍爲提一提。這是關於我的第二首歌曲

——馬尼加美，第拉加美(Manikamae Thilagamae)。這首歌的第一節約在二、三年前便完成了，但，儘管我多次的嘗試也無法完成第二節。後來，我放棄了，也忘了這首還沒完成的歌曲。在六月九日的早上，當我駕車上班時，這首歌突然又回到我的腦中。當我唱完了第一節時，跟着很自然地唱出了第二節，待我抵達辦公室時，整首歌也跟着完成了，這的確使我感到很驚訝。雖然是在事隔三年後才連接了第二節，但在現在看來，並分不出第一和第二節竟是經過三年的時間才完成的。)

現在只有最後一事將信仰的環鏈連貫起來，甚至是最令人費解的事——佛粉的出現。

我的母親說，也許是那位在家裡附近替人做些雜工的孩子弗蘭西斯在好玩的情形下，把佛粉洒在相片上。但當時並沒有看見他，而他也將近一個星期未到過了。在六月十二日星期六那天，他突然出現，並告訴加拿卡勒南夫人一件引人注目的故事。至目前為止，沒有人告訴他有關於佛粉的事。他說他在星期五晚上發了一個夢；賽峇峇在加拿卡勒南夫人的客廳裡和我們談話，然後他又聽到賽峇峇的聲音傳自吉隆坡十五碑的神廟。其實那是錄音機的聲音，而賽峇峇的確是在加拿卡勒南夫人的家裡。

這個環鏈終於連貫了……賽峇峇指使最後一個人到加拿卡勒南夫人家裡解散疑雲，神靈的顯現確實不是人爲的。

此後，也發生了數宗巧合的事件，這可能僅屬巧合，也許是賽峇峇在祝福我們……信祂的人則將會有不同的解釋。

這宗事件的最後一句當然是——爲什麼是我？經過苦思之後，我只能得到一個結論。

這種神靈的顯現一定是在祝福加拿卡勒南夫人——雖然她處於一個反對賽峇峇的環境裡，如她的丈夫，我、她的兄長等，但她還是忠誠不二，信奉賽峇峇。此外，加拿卡勒南夫人的龕室是可容許任何人自由出入的，在許多人士的膜拜和誦經下，龕室也變得莊嚴，不可侵犯的聖地。即使是我……一個從來未賞獨自或自願下踏入龕室的人……這一定是賽峇峇一石二鳥的驅使……祝福我和令我信服。儘管如此，我並不同意拉瑪夫人在一星期前對我說的話：假如祂向我走來，我才會投向祂。

因此，我已經投向祂……我將尊祂爲神的使者或是神的降凡或是神的化身（對我來說，這些都不很重要，即使我接受沙地亞賽峇峇只是神的使者，我也一樣誠意尊敬這位神的使者，而這種尊敬的程度是很難表達的）。

× × × × ×

呼喚我吧！我將永遠在你身邊。

神不會離你太遠，祂就在你附近，在你前面，後面，給你指示，給你引導，給你警告，給你鼓勵，心靈之語（Inner Voice）永遠隨着你。你不需要尋找祂，只要發自你心中的呼喚和祈禱，祂會給予你回答。呼喚我吧，我將永遠在你身邊。

× × × × ×

不要以爲經常膜拜神像便是個信徒。不論是誰，只要他遵循道德之路，言行一致，見義勇爲，與人共享快樂……他也是一名信徒，也許是一位更清高的信徒。

第二部

||堅定不移的信念||

——不尋常的故事——

故事的第二部份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它是在我完成第一部份及第三部份之後，才轉回來繼續寫的。

這一部份故事對證明賽峇峇力量之存在，擁有非常確切及真實的見解，尤其是我本身對他的信心，概括地說，就是對神的信心。對我本身來說，這些都已經是很重要的了，然而如果對讀者來說，我就必須向他們表明我在印度期間所遇到的事實，像第三部份所寫的故事內容一樣。

事情發生於六月八日及八月廿八日（當我前往印度那天）的一些微妙巧合是應該提一提。

三個巧合

在六月十日那天，如故事之第一部份所述者，我從白基亞拉沙手中接過兩張照片，然後就和用較早時所買來的鏡框將它們鑲起來。過後便將它們帶回家，但是却不知道應該將它們掛在什麼地方才適合。我的家裡沒有一個共同祈禱室，但在我母親及妹妹的房間裡却個別置有一張神台，而我本身的房內却沒有。

我徵求了母親的意見後，她同意讓我將兩張相片放在她房內的神台上，然而該神台上的空桌實在是有限，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差不多被佔滿了，何況賽峇峇的像又是那麼大張。最後，我只好將賽峇峇的相片安放在神台旁的地面上，使它斜靠着牆壁。由於時間也已不早，我便打算上床睡覺。

我在床上輾轉，雖然已竭盡所能要將自己帶入夢鄉。然而，我始終不能入寐，這一來使我深感迷惑，因為自己忙碌了一天，身體應該是很疲勞的。「為何睡不着？」我自己問自己。

然而，當我在沉思時，一個答案却浮現在我腦海中：「我不應該將賽峇峇的像放置在地上。」當我的良知告訴我不能這樣對待賽峇峇的像時，便決定去將它安放在桌面上。於是我便起身，下樓到母親的房間（當時她正在與我那位由新山回來當醫生的姐姐交談）。就在那當兒，我很驚奇且高興地看到，母親正準備將賽峇峇的像放到桌面上去。我說：「謝謝您，因為我的目的也正是想做同樣的事情。」後來，我並沒有把這事情當作什麼奇蹟來看待，而僅認為是一項完美的巧合而已。

數日後，我向太太說，如欲成為沙地亞賽峇峇的虔誠信徒，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去發掘更多有關賽峇峇的教誨，六月八日前的一個時候，白基亞拉沙先生曾經提及關於賽峇峇之四項最基本的訓導，但是當時的我卻沒有什麼注意。如今我已省悟了，因此，便跟仙蒂一起走過對面路的叔叔家裡。

白基亞拉沙先生說出了賽峇峇的四項基本訓導：真理（Sathyam），正義（Dharmam

），和平（Shanti）——在你本身及全部與你接觸的人之間促進和平，博愛（Prema）——與慾念相反。

我記不起白基亞拉沙先生的確實解釋，但是我却不十分滿意。在回家途中，我告訴仙蒂說：「我必須再繼續鑽研賽峇峇的訓導，以詳細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當我們抵家，打開鐵柵門進入屋裡時，母親已走前來，手中拿着一本小冊子對我說：「你或許想讀一讀它？」我感到很驚訝，因為那小冊子的內容都是賽峇峇親自給予那有關四項基本之教導的解釋：Sathyam, Dharmam, Shanti, Prema。

我對這種巧合深感奇怪，因為母親根本對我跨過馬路到對面家之目的毫不知情。然而，如果母親在前一天，或我剛才離家之前將小冊子交給我的話，那麼就算是一種巧合了，但是，現在我倒覺得時間似乎有點……。

第三個巧合是在七月尾或八月初時發生。我的一位密友，同時也是賽峇峇長久以來的虔誠信徒——布瓦納拉惹先生，他住在八打靈再也。

當他獲悉我已經成為賽峇峇之信徒後，他感到很高興，他對興都教有深入的認識，同時也收藏了很多關於及由賽峇峇所選寫的書籍。

一天，當我去拜訪他時，他的熱忱叫我多看關於峇峇的書籍……。而我也同意了。

他推荐三本由卡斯都里先生所寫之Sathyam, Sivam, Sundaram給我閱讀。過後，他便叫他的女兒去把第一冊拿給我……但是，很不幸地，第一冊未能找到，只有第二及第三冊。

我也告訴他說暫時不需要第二冊，因為我必須好好地從第一冊開始讀起。他便答應從別處將第一冊找來。之後，我們便告別了。

回到家裡時，我對太太說，從第一冊讀起是對的，因為類似這樣的事情應該要有一個正確的開始。在屋內坐了一會兒，看了幾個鐘頭的電視之後，我們便起身準備上樓去。就在這時候，母親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書，然後對我說：「這本書在此已有一個時候了，同時我已經將它讀完，你想看一看嗎？」我將那本拿來，隨便地看看其書名，在驚奇之下，我喊到：「吓，這不就是我正要找的那本書？」

這又是另一個很明顯的巧合，一個在時間上的奇特巧合——我尋找它和得到它。

我承認這三項巧合對我有著特殊的作用，因為賽峇峇似乎無所不在，聽取我們的祈望，在心靈的路途上，爲了要尋求上進，他會成全你的須要。

歌、聚誦會、景象與液體的形成！

六月八日之後，我發覺到關於賽峇峇及其他神（包克里斯拿，喇嘛，西華等）或我們普遍所熟悉的神，耶穌及佛祖等之歌曲已很有規律和不停浮現在腦中。後來，我也發覺到每逢星期二，必定有一首新歌去獻給神，有時候一個星期內甚至會有二至三首新歌的創作。

然而我對使用「作曲」這個字眼很是猶豫不決，因為我總覺得類似的形容詞帶點音樂家的味道（或許我的想法是不正確的），音樂家是在他的桌子上以清醒的思想程序作曲或填詞。可是，我的歌却是在很不尋常的時刻才出現的，如在草場上跑步時，傍晚時分，洗澡時，梳頭或駕駛汽車的時刻。因此，在歌一唱出來時，我便即刻以手提錄音機將之錄起來，以免過後將歌詞與調給忘了。當有人問我時，我會向他們指明，曲調與歌詞是一道而來的。我經常在感激神所給予我的恩典，因為這些歌曾給我帶來很深的個人滿足與寧靜的心靈。

這些聖歌其實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當我的兒子出世之後，才開始浮現的。從那時開始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的期間內（將近三年），我總共錄得十二首歌。然而，由六月八日至八月廿八日，當我前往印度時，所錄到的歌曲已達三十三首之多。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紀念日那天，我將大約八十五首新歌奉獻給賽峇峇。

有一段時期裡，我已滿足於每天早晚兩次在自己家裡所作的祈禱，而對參加在十五碑與八打靈每星期四及禮拜所進行的聚誦會均不聞不問。

但是，有一個晚上，巴基亞拉沙先生去拜訪我，同時一直堅持要我於明晨五時半陪他前往八打靈參加一項特別的聚誦會，以紀念七月十七日普魯爾納米導師節。

由於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我才勉強地答應了他，同時也答應他所提出的要我在聚誦會時詠頌賽峇峇歌曲的要求。

隔天，在天還未破曉之前，我們便開始前往八打靈參加聚誦會了，而該會是在非常肅慕且優美的境界下舉行。在此隆重的一天，我開始首次在大庭廣眾面前唱歌，以淡米爾語唱了兩首賽峇峇的歌曲。當其他信徒唱起他們的歌曲時，我發覺到它們是以我所不懂的語文唱出來的（我相信其他人也會有同感），同時這些歌曲的旋律很優美而且流露着真情。

聚誦會結束之後，一些男女信徒竟走前來，向我討剛才所唱的歌曲之歌詞，同時告訴我，他們深愛這些歌曲的感動。我很不好意思地向她們說明，全部歌曲乃自動產生，即是說，歌詞全在我腦海裡。不過，我作出保證，會為她們寫下或錄下有關的歌詞。

從此以後，我便開始定時地於每個星期天出席在八打靈所舉行的聚誦會，而我也會在那兒唱歌；但是於星期四在十五碑所舉行的聚誦會裡，我只是站立在最後默默地祈禱，或參與合唱。

就在十五碑所舉行的最初幾個集會裡，我開始有所「發現」！我會站在後頭，閉上雙眼，雙手合十地禱告及將精神集中於神。起初，當我這麼做時，我會很輕易地在腦海中，看到神台上諸神的形象。

後來，我曾在各地所看到的神像也在想像中浮現了。可是，一到了第三及第四個聚誦會時，我竟然發現有關神像已從腦海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賽峇峇，克里斯那，拉瑪及斯奴等神的形象，而最後連西華神也出現了，祂們有的是坐着，有的在走動，或和着音樂拍手，或站立在那兒聆聽信徒們的禱告。在八打靈的集會裡，我則有類似的現象。然而我把此種現象歸咎予過敏的想象力，我相信每一個人在把雙眼閉上時，也會有同樣的意境。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久，有一天，我曾問母親（她是一位很信神而且經常祈禱的人），當她在祈禱時，是否有看見類似的景象。她那令我感到驚奇的回答是：「沒有，只是有時候我能夠即刻使景物呈現於腦海裡，但為時很短而已。」過後，我也問太太，她也是一名經常祈禱的人，然而她告訴我說，當她閉上雙眼時，所看到的是移動的影子。

這些回答開始令我憂慮，或許祂在腦海裡出現是一種錯誤的……，認為祂們是去祝福那些很會唱歌的信徒。然而我却知道，所看到的景象，是不知不覺出自腦海中。結果，只要我將眼睛閉上，作祈禱狀，有關景象就會出現了。

我有時認為，一半是由於我的想像力所促成的，我的頭腦只是將所看或讀過的東西活生生地映現出來。有一次在八打靈所舉行的一項聚誦會裡，我曾經看到克里斯拿神化為一座龐大的形體，高過雲霄，伸展到太空中，而我只是祂腳指旁邊之一小點而已。我將此事忘掉，

因爲它或許是看了一些淡米爾神話電影之後所產生的幻覺，同時我開始對這些聚誦會深感興趣。

一個星期天，在八打靈所舉行的一項聚誦會裡，發生了一件令我難於相信的事……那景象是因爲我那過敏的想像力所產生的。

當天，八打靈的聚誦會正如往常的時間進行，即由晚上七點至八點。過後，我使得前往參加齊力亞家裡所舉行的一項生日會，地點也是在八打靈。因此，我知道將沒有機會再在自己房裡的神壇上祈禱。

在聚誦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如往常一樣，「目睹」神的出現，享受着一段美好的時間。但是，一種新的景象突然在我的幻覺中出現了，我看見賽峇峇在一座轎轎上，半躺着身體，同時整個轎轎掛滿着花朵，他手肘靠着枕頭，手掌則托住頭部，一個屬於維斯奴神的典型姿姿。那種景象不但美麗，同時也使我驚奇，因爲我未曾閱讀或看過關於賽峇峇在轎轎上的故事和圖片。

後來當聚誦會的阿拉迪儀式（火焰的出現）將結束時，我利用想像力將自己轉回家裡，同時想像着家裡神壇的景物，而且以想像力當着自己在那照片前作阿拉迪儀式……我喃喃自語地說：「很對不起您賽峇峇，因爲今天未克在您神壇前祈禱……但請接受我在心中所默念的阿拉迪。」

聚誦會過後，我們便啓程前往參加生日會，而我也在生日會那邊遇見姑姑嬌宛齊來亞。當然，她對我成爲賽峇峇信徒之舉深感欣慰，尤其當她知道以前我如何不信賽峇峇之事。談話之間，我開始講述關於看見諸神出現之事（當時，除了母親與太太及一些很接近的親戚之外，我都很小心地，以免被人家取笑。）她全神貫注地聽着，直到我再進一步告訴她：「就是今天，我還曾看見賽峇峇躺在一座轎轎上……」講到這裡時，她忽然打斷我的話而要求我向她詳述所看到的一切確實景物。當我講完之後，她以沙啞的聲調對我說：「你知道嗎？那正是我經常在「達巴底」所看到的情形一樣，那是在慶祝賽峇峇誕辰的時刻。」我驚奇地問：「爲什麼我會看到那樣的景象？」而這麼一來，更在我腦海中產生更多的疑問。

生日會過後，我們便回家去。當我回到家正在更換衣服時，正在將賽峇峇神像上神台的太太忽然驚奇地叫我，就在這時候，我們發現峇峇神像上出現着兩大滴凝結的水珠。我四處張望，以尋找出水珠的來源，但沒有結果。我對太太說：「或者賽峇峇正對我所默念的阿拉迪作出的反應。」

幾天過後，水珠已增加到五滴，十滴及十五滴。祈禱之後，我們經常把它當着是聖水，用手指沾它，然後放到舌尖上。此事件一直維持了一個星期，然後水珠才停止出現。後來在我前往印度的兩個星期之前，水珠又開始出現，一共維持了一個星期。

在聚誦會時所出現的景象已開始讓我體會到，神是無所不在的概念。我所看到的一些美麗及奇特的景象，已使我感到異常的爽快。

讓我在此講述一幕很具體和美麗的景象。那是在八打靈朋友家舉行的一項聚誦會中，我突然看見耶穌正站在一條美麗的繩子上。當祂將手伸向天空時，我便看見天上的雲朵。一轉眼之間，天上的雲朵突然分散開來，隨着出現的是幾縷曙光，而西華神也跟着出現。但是由於祂的一半以上身體爲雲層所遮蓋着，所以我所看到的西華神只是由肩膀部份開始而已。西華神臉露着微笑，然後伸出雙手……而祂們的手也就握在一起，西華隨後便把耶穌拖上去

，然後兩神便站在一起（祂們的身後都拖着幾道光），過了不久，祂們便合二為一，最終只形成一具形體而已。

這種美麗的景象有時在我腦海中會再度重現，然而它卻不會隨意地在回憶中出現，我很希望會有一天，能將它繪成一幅圖畫，一幅具體的圖畫。

接近七月杪時，其他開始發生的事情使我感到擔憂……我詢問我的太太自己是否是發神經。

有一天，我在駕車上班，同時正唱着一首賽峇峇歌曲的時候，我竟然發現祂正站在公路旁。我頓時感到愕然，因為有時候幾個賽峇峇會同時在路旁一起排隊站着，有時卻又一起走動，而有時又兩手合起來肅立在大路旁。同時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祂根本就不理睬我的存在。祂的姿態就像在遙望着遠方所經過的景物。

對這些新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我總覺得自己的頭腦是在過度地活動。甚至有時候，我還會感覺到賽峇峇正在汽車內坐在我的身邊，當我用眼角觀望時，就如我平常所看到坐在旁邊的搭客一樣，有時候，我甚至想轉過頭去看一看祂。

很多作親戚們都會要求我將所看到的景象向他們詳細地描述，他們想知道我所見到的形體是否為透明體，克里斯拿，拉瑪及耶穌的樣貌是怎樣的等問題。

我的答案是：祂們是透明的形體，同時以影子或形體狀出現。

我很想將這些寫出一個虛構的故事，但是，針對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有機會遇見賽峇峇時，與祂談談。

一九七六年八月尾時，我與賽峇峇見面的機會來了，因為當時我被派去出席在歐洲舉行的一項官式會議，途中經過印度，而藉機在那裡作五天朝聖的逗留。

親友們及賽峇峇的信徒們都為此而給予我諸多鼓勵。他們當中，有的託我將信件遞給賽峇峇，有的却要我代替詢問賽峇峇一些有關他們的健康問題。一些朋友更把有關賽峇峇在印度行踪的資料交給我，因為，祂的行跡經常都是不定的。有的人也勸說，要與賽峇峇會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顯然的，不少人曾到過孟加羅和布達巴底，但都無法見到祂。他們說，如果祂親身答應要你去，那麼才能有機會見着祂。

一般上，如有機會在公共集會看見祂，已可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了，那麼祂就會當場在信徒之間走動，接過一些人的信件，但並非全部。祂也會從信徒當中，挑出好運的人士或團體，以便與祂會面談話。要安排與祂會面之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都是在於祂，信徒們只能以一顆虔誠的心來等待。

最後，在鼓勵和阻吓聲中，我邁開了親神之途的第一步。這旅程對我以後的命運是否將有奧妙的變化？我茫然無所知。



對於那些具有良知和道德心的人類，神將會保護和引導他們。達至極樂境界。人類的生命是輪迴的，之中難免會有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為了使人類的生活更聖潔和富有意義，因此「我」才降臨人間。

